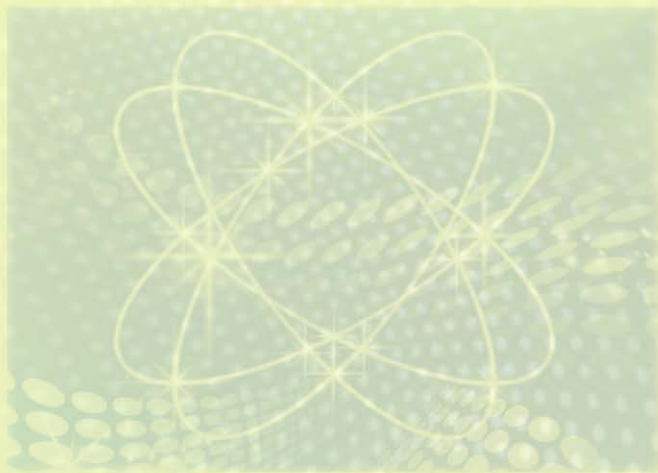


笔韵

——他和她们诗的世界

陆士清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笔 韵

——他和她们诗的世界

陆士清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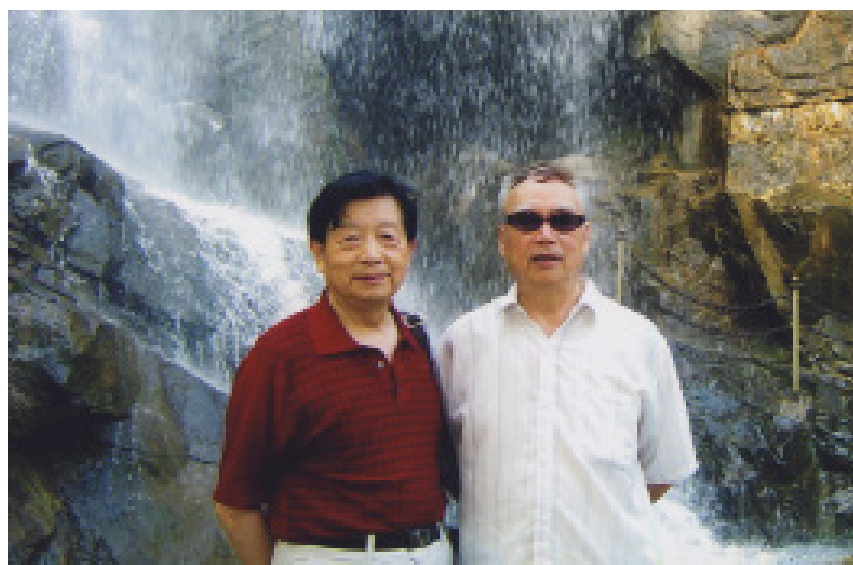
復旦大學 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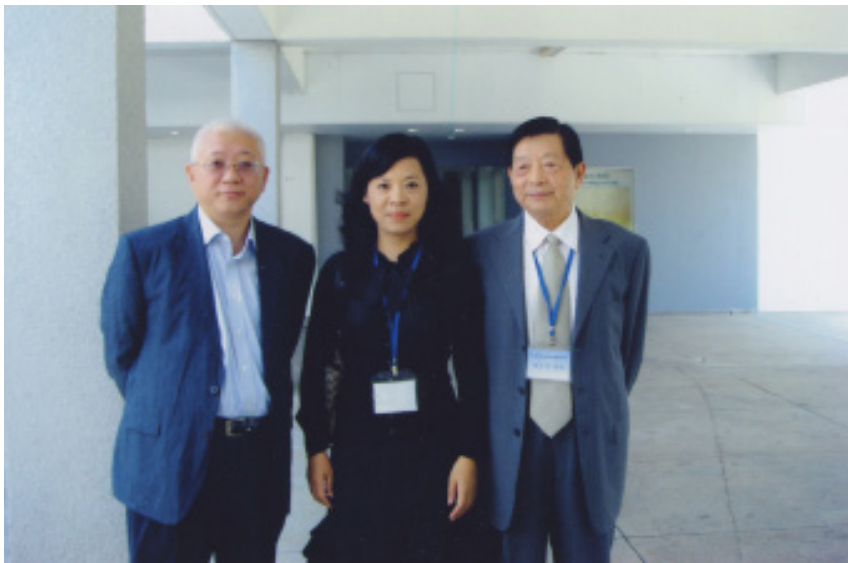
1999年1月与曾敏之
摄于广州



1990年秋摄于复旦寓
所, 左起林之果、白先
勇、陆士清



2009年8月与张炯摄
于连云港花果山水帘
洞前



2009年11月摄于香港
中文大学, 左起陈思
和、卢文丽、陆士清



2008年10月摄于南
宁, 左起陆士清、饶芃
子、蓉子



2009年11月摄于香
港, 左起黄宗欣、秦岭
雪、曾敏之、陆士清、
彦火、张晓林

2010年秋与老同学欢聚，左起前排李月娥、林之果、谢秀棣、宋秀丽、邓逸群
 后排徐 达、徐欣达、应必成、徐俊西、陆士清



上海作协部分成员与戴小华座谈，左起陆士清、王安忆、陆星儿、李子云、戴小华、曾文渊、王振科、王小鹰

2012年6月，与文友们摄于陕西师大





2011年9月, 与文友们摄于上海宋庆龄纪念馆



2007年10月与文友们摄于狮城



2012年6月16日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创作专业返校同学和老师的合影

三十岁月 悠然走过(代序)

——我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掐指算来,我介入台港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已经三十四个年头,虽然留下的只是浅浅的履痕,但毕竟个人学术生命的重要部分,自我觉得有回眸和总结的意义,于是敝帚自珍地检视起过往的一个个脚印,献丑于朋友面前,恳请批评赐正。

适应时代的召唤

人总是生活在时代的潮流中的,人们的许多活动也常常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召唤。当时代的浪潮涌来的时候,退避还是投入,你不能不作出选择。我的介入台港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实际上也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时代环境下作出的选择,虽然这个选择有着某些无奈的成分。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全会关于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台湾问题也有了新的论述:“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贡献”。紧接着,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实行“两岸三通”,开展人员交流,为祖国统一创造条件。于是,解决台湾问题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由准备“解放台湾”武力统一,进入到寻求和平统一的阶段。尽管当时台湾当局仍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方针,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大门已经打开,两岸接触、交流的潮流必将逐渐涌起,这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事实也是如此,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逐渐解冻,旅居美国的一些台湾作家开始来大陆寻亲访祖。旅美台湾作家於梨华早在1975年就

从美国来到北京、上海、宁波进行了一个月的寻亲访问。1977年她第二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时，就访问了我们学校，还与我们中文系的一位老师争论过关于文艺创作的“三突出”问题。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两岸交流一旦展开，上海将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复旦将是这前沿的窗口，我们应有所准备。当时，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含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的我，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恰在此时——1979年春节期间，我读到了香港1978年出版的《台湾乡土作家选集》。这本集子介绍了自上世纪20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开始至70年代的18位台湾作家22篇作品，从乡土文学的视角为台湾文学的发展划出了一条朦胧的轨迹，为我打开了台湾文学的视窗，看到了天光云影的一角。这些作品所涵容的扑面而来的海岛的生活和时代面影，无论从文学史或是审美的视角看，都是不容忽视和不能不引起关注的。基于这种情况，经过慎重考虑并获得系领导支持，我和另一位同事南下，就台港文学状况做调查研究。

此时，暨南大学因得到了香港《文汇报》副总编(代总编)曾敏之先生的支持，已经在现当代文学教研室里成立了台港文学研究小组，并且通过曾敏之先生在香港采购到了一批台湾文学的图书，包括夏济安创办的《文艺杂志》、白先勇创办的《现代文学》部分杂志、白先勇的《台北人》、陈映真的《将军族》、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的《台湾作家自选集》等台港文学的资料。特别是1977年出版的台湾图书总目汇编，更有大量文学图书信息。

我们来到暨大，在那里读了十多天书。几乎是同时，《上海文学》杂志1979年的3月和4月号上连续刊登了聂华苓的《姍姍，你在哪里?》、於梨华的《涵芳的故事》、李黎的《谭教授的一天》等短篇小说。1979年5月，《花城》创刊号刊出了曾敏之先生的评论——《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阮朗的中篇爱情小说《俯冲》。1979年7月，《当代》文学杂志在创刊号上刊出了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更是在两岸三地造成了轰动。自此，台港文学已是一个现实的文学现象呈现在我们眼前，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我们，已不能不关注了。我建议将台湾文学列入教学和研究计划。这个建议得到了校系领导的支持；但是在当时，一是因为“文革”余毒犹存，触碰台港文学心有余悸；二来台港文学的资料要从香港进口，不仅困难而且需要投资；第三，当时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任务繁重，尽管已经将台湾文学研究列入了计划，但无人能够承担。

1979年初夏,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代表团访问复旦,於梨华、陈幼石都是代表团成员。我参加了接待,为於梨华安排了介绍台湾文学发展概况的讲演。於梨华对我说:“希望复旦能够多关注台湾文学,将来两岸交流可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陈幼石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她们都说会在资料问题上给我以支持。于是我决定涉足台港文学研究,艰难起步。

之所以说艰难起步,因为我原来是在创作教研室任职,调入现代文学教研室并被选为教研室主任后,教研室开始以集体名义招了硕士研究生,我任导师组组长;同时我们确定将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并与22所高校合作编写当代文学史,我校被推选为主编单位,原本这将由潘旭澜教授出面主持,但他鉴于参与学校多,人员情况比较复杂而推辞。在无奈的情况下,我只能将此任务接下来。从1979年4月开始,我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主持《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和统稿工作,同时开始了台港文学研究的准备。我得到了於梨华、陈幼石和香港亲友的大力支持。

致力学科建设

在决定介入台湾文学的研究后,我首先考虑的是学科建设。1979年底,我将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推荐给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应林承璜先生之约,于1980年春节期撰写了第一篇评论——《於梨华和她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台湾的长篇小说,第一版即发行了10万册,影响之大可以想见。此后,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台湾文学丛书》,包括我编选的《白先勇短篇小说选》、王贞和王拓小说选。到1980年底,我已经有了初步的资料积累,开始考虑学科建设。

首先是准备开课。我想只有将台湾文学搬上复旦讲台,才能引导学生去关注台港文学现象,扩大其在文学、文化界的影响。于是我在征得校系领导的支持后,于1981年春,给“文革”后首届本科毕业班学生、研究生和进修教师正式开设了“台湾文学”选修课。这在当时中国大陆是首创。新华社于是年3月27日、29日分别向港、澳和北美发了电讯稿,《光明日报》、《解放日报》都发了报道。开课不久,旅美台湾作家第一个访问大陆代表团的七位作家,包括刘绍铭、李欧梵、郑愁予、庄因、杨牧等,由中国作协毕朔望先生陪同从北京到上海,访问了复旦,我参与接待,与他们就台湾文学进行了友好的交谈。他们得知我

开了“台湾文学”选修课深为高兴。他们告诉我,美国旧金山大学的葛浩文教授不久前在一次讲演中说,迄今为止,中国大陆还没有一所大学对台湾文学展开过研究,看来他的结论得修改了。他们回美国后将我开课的情况告诉了葛浩文,葛浩文果真修改了讲演稿。台湾文学、白先勇研究等课程,我上了十多年。

第二是编选教学参考书。开课后不久,我即主编了《台湾小说选讲》(上、下两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台湾小说选讲》,共选了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34位作家、57篇小说。包括赖和、杨逵、吴浊流、钟理和、林海音、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陈映真、王祯和、黄春明、施叔青等作家的作品。大体上说,自台湾新文学发生、发展以来的有代表性的小说家大部分都有作品入选。虽然,透过这本《选讲》还不能看到六十多年来台湾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发展的全貌;但是也能够约略地看到台湾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发展的梗概。所以《选讲》是初窥台湾文学的一个窗口,也是深入了解台湾文学的一个梯次。当时我还想编一本台湾现代诗选讲,但由于教学中诗歌便于板书,以及资料的局限而放弃了。1991年我又主编出版了《台湾小说选讲新编》,选入了21位台湾当代作家的21篇作品,每篇均有两千多字的讲评,在评析作品的同时,对作家的生平、创作和在发展中形成的个性特色、艺术风格都作概要的评述。这些讲评合起来实际上是台湾部分小说家的简史。

第三是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台湾文学”条目的撰写。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决定在中国文学卷中编入“现代台湾文学”条目,并约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武治纯先生撰稿。1984年初夏,第二届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责任编辑杨哲女士携带了武治纯写的稿子到会上征求意见。当时涉足台湾文学研究教学较早的封祖盛、王晋民、潘亚敦、张超等都认真读了这个稿子,大家一致觉得这个稿子需要重写。杨哲希望广东福建的朋友来重写,但无人应承。回上海后,杨哲来找我,诚望鼎力相助,我只好接受委托。1985年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三册的统稿任务完成后,我着手重写这个条目。在当时资料和认知的条件下,注意了以下一些问题:通过对新文学运动发动者的理论阐述和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论证了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下发生发展的,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翼,台湾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特殊

性的分支;清晰地梳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轨迹;跳出以流派论高下、优劣的观念,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作家创作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肯定它的历史作用和他们在创作上取得的业绩;克服了偏重小说的倾向,将诗歌创作摆到了应有的地位,评价或点评了 115 位以上的小说家、诗人、戏剧和散文作家的活动和创作;将原有的 7 000 多字的篇幅扩大到近 25 000 字,使这个条目实际上成了现代台湾文学的“史纲”。在撰稿的过程中,我曾专程晤面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樑教授,听取了他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他的支持。稿子获得了通过和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列入“现代台湾文学”条目,标志着现代台湾文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正式确立。

第四是招收研究生。从 1978 年开始,我即以导师组组长的身份招收硕士研究生;但那时都是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招收的,1986 年开始,复旦中文系正式设立以台港文学研究为方向的硕士点,由我招收台港文学硕士研究生,1987 年为第一届。1990 年毕业的林青的毕业论文题为《论高阳的历史小说》,这是中国内地高校以台湾文学为论题撰写毕业论文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他毕业后深化了研究,分别写成了《描绘历史风云的奇才——高阳的小说和人生》,学林出版社 1996 年 1 月出版,后易名为《高阳的历史风云》,台湾知书房出版社 1998 年 2 月出版;《屠纸酒仙高阳传》,团结出版社 2001 年版,台湾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 6 月版。此后又连续招了几届硕士研究生,秦昕强、孙永超、杨幼力他们在读时在学术上就做出了成绩。

建立研究机构

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建立台湾或台港文学的研究机构,我校已具备了一定的学术基础。恰在这时台湾旅美著名小说家白先勇应邀来校讲学,促成了我校台港文化研究机构的诞生。

白先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1937 年在抗日的炮火声中生于广西南宁,不久便随亲人迁居桂林,1944 年湘桂大撤退时迁居重庆。抗战胜利后辗转来到上海,先在虹桥路一间德式别墅里养病,后来入住汾阳路 150 号白公馆。1948 年 11 月离开上海去广州、香港,1952 年去台湾,台湾大学毕业后不久赴美留学,后来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任教。尽管童年的白先勇在上海只生活了两年半,但他对上海情有独钟,情结深深。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

他很想回到祖国、回到上海来看一看。鉴于当时台湾当局尚未开放大陆探亲，我方外事等部门邀请有所不便，所以他想到了复旦大学。

1986年当中山大学王晋民教授向我转达了白先生有回国访问的意愿后，我即联系沟通，促成了白先勇来我校访问讲学两个月。其间展开了丰富而有意义和有成果的活动。信息披露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先勇回国访问，是两岸交流的一大盛事，是我们复旦与白先勇先生共同建构的。

白先勇的来访，催生了我校的台湾文学热，校系领导都觉得应当重视台港文学的研究。于是，建立台港文学研究机构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学校的意见是先建立台港文学研究室，在此基础上扩展为台港文化研究所。1981年8月，台港文学研究室成立，由学校管文科的副校长兼任研究室主任，我和孟祥生任副主任。在展开学术活动、学术交流的同时，创办《台港文谭》专刊，由我和朱文华共同主编。接着奉学校之命，我着手筹备台港文化研究所。1989年1月台港文化研究所成立，潘旭澜任所长，张晓林、我和孟祥生任副所长。我和潘旭澜相继退休后，朱文华接任所长。

策划学术活动

研究所成立之前，我即策划和筹备了“第四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样的学术活动是曾敏之先生倡议、由全国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拓荒者创立的。前三届分别于1982、1984、1986年在暨大、厦大和深圳大学召开。到1988年夏天还没有单位接第四棒，曾敏之先生担心开了头的研讨会就此中断。他与我商量，希望复旦能接下第四棒，并答应由香港作联给予部分经费支持。在得到学校批准后，我把这个任务接下来。经过紧张的筹备，我校台港文化所成立后，第一个大型学术会议于1989年4月1日至3日在复旦召开。台湾的高阳、陈千武、郑炯明，香港的犁青、陈耀南、梁秉钧、金东方、萧铜、梁荔玲，美国的杜国清，韩国的许世旭等国内外作家和学者近百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上海作协举行了两岸作家座谈会，《文学报》还宴请了台、港和海外作家。会后，由我主编、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四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十多篇20多万字的论文，体现了研讨会的学术成果。由于高阳的到会，本人的硕士研究生林青将高阳的创作列为毕业论文选题，毕业后又延伸研究，写了两本书。此后，我出席了香港

作联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年7月,香港)、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年7月,中山)、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1993年6月,香港)及“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4年退休后,我提议并协助复旦台港文化研究所连续策划了“香港作家创作研讨会”(1994年12月25—27日),香港作联曾敏之、张文达、陶然、梦如出席研讨会并讨论了包括曾敏之、刘以鬯、张文达、彦火、陶然、黄维梁、小思、西西、颜纯钧、梁秉钧、梁锡华、施叔青、梦如、锺晓阳等14位作家的创作。

1995年秋,我跟戴小华一起策划,与宝钢合作,在宝钢召开了世界华文女作家创作研讨会。对当时世界上比较著名的华文女作家如美国的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欧洲的赵淑侠,泰国的梦莉,新加坡的淡莹,马来西亚的戴小华,香港的周蜜蜜等的创作进行了探讨。丛甦、吕大明、淡莹、戴小华、周蜜蜜以及国内学者30多人出席了会议。这两个会议主题集中,作家评论家面对面对话,实属世界华文文学学术活动中的首次。可惜因为经费等原因,都未能留下论文集。

学会成立后,我被选为监事长,还连任了一届。我履行了职责。我深感荣幸的是以会议统筹的身份与朱文华、李安东一起筹备学会成立后在复旦召开的第一次年会——“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10月)。这次会议,规模庞大(海内外出席者近150人,外宾近60人)、学术讨论安排有序(论文集提前出版,会前就发到与会嘉宾)、住宿环境幽静、餐饮精致、文化活动高雅丰富,不仅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获得了学会领导和国务院侨办的好评。香港黄维梁教授说:“会议开得非常成功,精美、大器、成果丰富。”台湾著名女作家罗兰在来信中说:这次会议“是我此生最值得记住的一次盛会”。饶芑子会长在大会闭幕讲话中,从会议议题的设立、会议形式的设计、会议场馆的选址、纪念品、纪念册的选择和制作等方面,肯定了我们的创意。曾敏之先生说:“复旦大学贡献良多”。

今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教授支持下,我和梁燕丽与学会一起策划筹备在复旦召开了以“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为主题的会长会议。会议围绕学科建设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应有的成果,相信这也是深化学会工作的一次重要会议。

我参与策划这些学术活动,目的是为学会和我们这个团队凝聚力量,促进海内外华文文学交流,为推动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而贡献微薄的力量。

倾力学术研究

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写过一幅名联:“文章千古事,风雨百年身”。我们从事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是否会有恒久的意义,可不必说它;但人生只不过百年,这是铁律。在短暂的生涯里,既然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当无怨无悔,倾力为之。当然,我并不聪慧,也不十分勤勉,没有名利的躁动,悠悠地生活。退休后,我还到朋友参股的医药保健品公司里当过五年的副总经理,此后又被选为复旦大学老教授协会和退休教授协会副理事长,干了八年,为复旦的老龄事业尽了一份力;尽管如此,我心中所注重的依然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首先,我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出席了香港作联召开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年7月,香港)、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1年7月,中山)、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1993年6月,香港)和“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两次出席了中日文化交流活动。退休后,除“第九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因病没有参加之外,我大都提交论文并参加历届研讨会、高峰论坛和“共享华文文学时空”的会议。

第二,上世纪80年代中,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0年版)编委主要成员,将130条台湾文学包括作家、作品和期刊条目,列入该书,将台湾作家、作品融入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中,负责编写了其中绝大多数条目。1992年,我与研究生孙永超、杨幼力合写了《三毛传》,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出版。1993年我出版专著《台湾文学新论》。1994年我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合作,做了一个“世界华文文学百家精品展播”的节目,每天早中晚广播三次,每次半小时,介绍作家,配音朗诵选定的作家作品。这个节目连播了近一年。

第三,退休以前,我研究的重点在台湾文学。我曾想独自写一本现代台湾文学史。我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过“现代台湾文学”条目,我的一些论文选题,诸如《试论“台湾文学”与“台湾意识”》、《论日据时代台湾新文学的中国意识》、《〈文学杂志〉与台湾现代小说》、《略论〈现代文学杂志〉》,关于杨逵、白先勇、陈

映真等作家的论文以及小说选讲对作家作品的评析、指导研究生撰写台湾报纸副刊的论文,实际上都是为此打基础的。后来,我放弃了,根本原因是岛内“台独”气氛越来越浓。随着我们整个团队研究的大趋势,我将注意力转向香港和世界华文文学。上述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合作的“世界华文文学百家精品展播”,是我研究方向转变的一个标志。此后台湾文学方面我只写过两三篇论文。我对白先勇比较熟悉,注视他,追踪他;我已视他为美华文学的组成部分了。我崇敬曾敏之先生,他的坎坷而丰富的人生,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典型,值得研究和总结,于是我为之写了《曾敏之评传》,分别在大陆和香港出版。我写了十多篇关于女作家的论文,那只能算无心插柳;然而她们彩虹横空般的显现,也引起了我的关注,今后会在这方面做些努力。

三十多年,悠然走过,留下的只是浅浅的脚印,但我无怨无悔,也无愧疚,因为我诚实地努力过了,也将自己的心力情感奉献给了这份事业,且不就此止步。

我深感欣慰,我们研究的团队日益壮大,事业蓬勃发展,一些朋友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绩。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我深深感谢,三十多年来一直真诚支持我从事这份事业的、我的老同学、老同事,我的海内外的朋友,校系领导和学会的领导!谢谢他们的鼓励和支持!

我深深怀念,怀念曾与我们同行的朋友——汪景寿(北京大学)、武治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王淑秧(中国社科院)、蔡洪声(中国电影资料馆)、秦家琪(南京师大)、张超(南京市台联)、黄重添(厦门大学)、林承璜(海峡文艺出版社)、顾圣皓(华侨大学)、王晋民(中山大学)、赖伯疆(广东省社科院文研所)、封祖盛(深圳大学),他们已为这份事业献出了生命!想到他们,不免悲痛;但他们的奉献精神,也激励着我们和所有的后来人。我们将沿着他们的足迹,把事业推向前进!

目 录

三十岁月 悠然走过(代序) / 001

第一编 台港、世界…… / 001

(题记:炮声,远去了 海浪,传来兄弟的心跳)

- 一、世界华文文学双重传统问题的思考 / 003
- 二、现代台湾文学 / 009
- 三、略论《现代文学》杂志 / 032
- 四、“去中国化”的表演——评“文化台独”对赖和的歪曲 / 047
- 五、航船仍需扬帆——台湾小说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059
- 六、香港文学研究的新拓展——记第一届香港作家创作研讨会 / 068
- 七、理想与追求——世界华文文学联合会成立五年回眸 / 073
- 八、诗文寄意——读《鱼尾狮之歌》 / 084
- 九、血脉情缘——泰华作协、《泰华文学》素描 / 091

第二编 白先勇、陈映真、非马…… / 101

(题记:雅思、雅韵的心针 编织传统与现代之锦)

- 一、白先勇与上海 / 103
- 二、春雨润得花更红——谈《玉卿嫂》从小说到越剧 / 111
- 三、合作、友谊和追求——《最后的贵族》从小说到电影改编始末 / 118
- 四、不信青春唤不回——白先勇与青春版《牡丹亭》现象 / 129
- 五、青苍岁月——陈映真的“《笔汇》时代” / 139
- 六、现实与现代的诗情升华——非马的一种解读 / 175

第三编 曾敏之、秦岭雪、彦火…… / 185

(题记:呐喊、吟行 山水、人文的交响)

- 一、深深的闪光的历史履痕——曾敏之与华文文学 / 187

- 二、追求光明的必然选择——曾敏之的《周恩来访问记》 / 194
- 三、山水人文总关情——曾敏之的游记文学创作 / 201
- 四、山花缤纷唤春回——曾敏之的杂文创作 / 215
- 五、传统的格调 现代的情韵——曾敏之的古体诗词创作 / 233
- 六、在传统的大地上——曾敏之创作的民族传统血脉 / 250
- 七、无声的明月嘹亮的歌——秦岭雪《明月无声》漫议 / 259
- 八、再创新境——读秦岭雪的《无题》 / 275
- 九、缤纷的一树——略论彦火的游记创作 / 285

第四编 琦君、华纯、蓉子…… / 297

(题记：春帷微揭，映现 各有各的俏丽)

- 一、守望、薪传中华文化——略谈杰出的散文家琦君 / 299
- 二、自我的透明——三毛的散文创作 / 306
- 三、华严小说艺术片谈 / 315
- 四、绿荫伴丰碑——读金东方《母兮鞠我》 / 328
- 五、扶桑枫叶别样红——略谈日华作家华纯的散文创作 / 331
- 六、理想、境界、风格——略论蓉子的生活与创作 / 337
- 七、悠悠华夏 魂牵梦绕——略谈蓉子的中国情 / 353
- 八、航向彼岸——也谈梦莉的散文创作 / 361

第五编 序文、序文…… / 367

(题记：燃烧枯槁的笔 为前行者增添些许热力)

- 一、独辟蹊径，不同凡响——序《山外青山天外天》 / 369
- 二、放下粉笔，又握彩笔——序《枫林集》 / 379
- 三、山水履痕，阅世清音——序《旅迹·情思》 / 383
- 四、生命的笛音——序《剃度》 / 388
- 五、生命的交响(代序)——读孙思的近作 / 394
- 六、期盼春花更鲜艳——读湘雯的诗 / 404
- 七、情思、意趣、风采——读湘雯的散文集《风中蝴蝶》 / 410

后记 / 416